

打铁铺

□姚崎锋

小的时候,在镇上的小书摊里看了不少小人书。那些武侠世界里的英雄人物,行走江湖时都有一件上手的武器傍身,叫我羡慕不已,总幻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有一把上手的兵器,练就一身的武艺,从此除暴安良。

镇上三舅家的院子外,就有一个打铁铺。我发现了靠近院门的那扇铁栏窗子,不断地从里面传出铁器的撞击声,还有炉火烧旺的噼噼声,那是个打铁铺无疑了。有一次,我攀上铁窗外的一棵大树,朝里张望,里面空间很大,也许有上百平方,外侧记得是一个维修机械的场所,打铁铺只占据着靠窗角落。屋子里隐隐透着一些黑亮,是被炉火长期熏染的结果,是出黑白大片的好地方。

站在炉火边,正在忙碌的是一个人(有时是两个人,需要配合),高高瘦瘦,光着膀子,套着一件长帆布褂。这种长褂,在乡村杀猪匠或菜场鱼贩身上也常见,仿佛有着某种职业指向。打铁人的这种样子,并不符合我对这个行业最初的认知,总感觉他抡起大铁锤时,有可能会把他细长的腰给折了。事实上,他常常用到的铁锤并不沉重。铁匠遵循的是慢工出细活,透过高过我个头的窗户时,总会传出叮叮当当的清脆的铁器相触声。

墙角有一个大长桌,上面摆满了农村用的各种铁器,锄头、钉耙、铁锹、羊角、镰刀、斧头、砍刀等等,也有一些小众而特殊的铁器,有些挂在暗灰的土墙上,像是一场手工艺术的展示。也许,这些铁器是没有精细的标准的,需要的人,说不清的时候,只需指点着其中一样,和铁匠道一声,就是这种了。

打铁铺是神秘的存在,我总以为,是可以打制幻想中的那些兵器的,所以心心念念去搜寻破铜烂铁,可惜家里类似的东西太少了。后来听说村子海边的老船厂有铁渣之类,于是和小伙伴们放学后径直去了。船厂里是进不了的,只能沿着高高的铁栅墙外逡巡,还真的在畚箕堆里找到了一些锈迹斑斑的小铁锭。

打铁铺的高个看着我们,笑笑说,小

家伙,你拿这个干啥,惹了事,我要负责的。我们猜,他应该是打不了这样的刀剑,所以随便找了个理由打发了我们。后来又一想,打家伙要收加工费,我们没有钱,人家哪有闲工夫理我们。

突然我想起村子里经常会有换糖的货郎,可以用烂铁换糖。怎么换,当然视情而估,货郎说了算。我们平日里就关注着村里的动向,一旦打听得消息,奔走相告,拿出捡来的铁锭跑向村子的大操场候着。黄白色的麦芽糖在我们小孩看来是人间美味,含在嘴里甜稠稠的粘牙。交换时,我们都会睁大眼睛,大气不出,盯着货郎的手:他一手拿着小榔头,一手持着小铁铲,在糖团边缘一点点地敲过去。我们都希望他一不留神会多敲出一块来。

有一次,我打听到,镇上废品收购站的账房先生是我上一辈的旧亲,于是让小伙伴们把捡来的铁锭去换钱。账房先生看我们可怜,会经常多给1分2分的。换了钱干啥,可以买冰棍。炎夏,村子里经常响起卖冰棍的吆喝声。一辆自行车后面,驮着个木箱子,塞着厚厚的棉絮被,冰棍就藏在那里。买得多的是糖水冰棍,有一次我奢侈一把,买了一支奶油雪糕。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至今记忆犹新。

我终究没有一把称手的属于铁器的兵器,来实现儿时那自不量力的梦想。倒是学会了一些小手艺,照着当年少之又少的儿童绘本,用木头竹子自制过几样兵器,比如王五的大刀,黄河大侠的剑,儿童团常用的红缨枪,为此还特意将母亲藏起来的红线团剪成段扎成穗儿,看起来倒有几分神武。村里的小伙伴们每天有大把的时间,一起玩操练的把戏。

打铁铺不知哪一年关门了,那个空阔而灰暗的厂房后来也移为他用。在小镇上,不经意间总能遇见打铁人。我不知,曾经的四邻八乡,有多少农用的铁器出自他手。我知道,它们是很难用坏的,只会越用越光亮。直到现在,乡下还有很多人在用着。不出意外,它们存世的时间远比使用它们的人长久。

我们早已长大,曾经的刀剑如梦,早已化在日常的柴米油盐中。回到乡下,见得多的还是屋角的铁器。有时候,会经不住视线的相触,拎起其中的一件,去到生活的场景里,感受曾经熟悉的劳作和生活的本真。

郁金香

□淘沙

还没看够
你就渐渐地凋谢了

郁金香的旺季在三月
三月二十日
涌过来入春后的第一股暖流
随着暖流
来到徐家汇公园
来看郁金香

看到了成堆的郁金香
堆成方方正正的一片
花一成堆就兴奋
开得热烈
开得奔放
这朵奋力争奇
那朵努力斗艳
一番“争斗”燃起耀眼的火焰
不知看哪一朵好了
不知从哪个角度看好了
更不知近看还是远看好了
怎么可以美成这样
美得叫人不知所措
美得简直一塌糊涂
一塌糊涂就是“极致”
成堆的郁金香美到了极致

向南去
看到了成排成队的郁金香
队形微微弯曲
像微微扭动的身姿
又像是绿水中微微荡漾的花舟
很美
却美得含蓄
静——
能感觉她的娴
动——
能感觉她的艳
举手投足间——
能感觉到她的雅
这样的一排
这样的一队
这样成队的郁金香
像一队款款而行的丽人

不知道是谁
这样地别出心裁
将郁金香栽成长的一条线
沿着肇家浜路的隔离带延伸
数百米长的一条花线
不知道该怎么描述她
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她
只能想象了——
如果将这一线的郁金香
镶在姑娘的裙摆上



会怎样
如果将这一线的郁金香
缝缀在大剧院幕布的下沿
会怎样
如果干脆将这一线的郁金香
弯成一个圈挂在女孩的脖颈上
会怎样

哎哟
是不是不小心失落了
是不是偷偷跑出来迷路了
见到了单独一棵的郁金香
愣在那里
极可爱的样子
恨不得将她拈在手里
别
郁金香是不能随便拈在手里的
得托在手心里
托在手心里的郁金香像极一只杯
一只有生命有花香的杯
滴进去琼浆
滴进去玉液
倒进去美酒
该是怎样的美味
抿一口
品一品
还没抿
却醉了
美醉了

醒一醒
还有一问要回答
这成堆的
这成排的
这成线的
这成单的——
郁金香
哪个最美
细细地想一想
甜甜地想一想
想了
又想了
不由得摇头一叹
没有最美
只有都美
郁金香



社会学视域忠诚与热血的艺术书写

“青石打磨英烈,白鸽盘旋蓝天”,由诗人艾璞作词,歌手、音乐制作人陈哲弘作曲并演唱,献给公安民警的歌曲《丰碑》,以深挚的情感、凝练的意象和庄严的旋律,谱写出一曲赓续红色血脉的时代颂歌。主歌哀婉低回,抒发追思;副歌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这首由艾璞父子联袂打造

的歌曲,其名字也被艾璞做了新诗集的书名,是诗集核心内容与艺术风格的无声昭告。艾璞是基层成长的民警与诗人,诗歌成色与整体风貌,即“主旋律”与“正能量”,体现、倡导与弘扬社会主流价值观。他的诗歌既是个体生命的本真叙事,更是关于人民警察群体的日常与英雄叙事,是一种社会学视域忠诚与热血的艺术书写。

诗集《丰碑》第一辑“警笛声”,以质朴而真实的描述、炽热而真诚的情感,书写和反映民警的日常生活、英雄事迹和精神世界,表现民警对祖国和人民的爱与忠诚。他们的集体主义精神、社会责任感与担当、奉献与牺牲、铁血与柔情,为人民警

察群体铸造了一座精神丰碑,充满直抵人心的力量,体现公安诗歌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

诗歌《排爆服的重量》以极富张力的意象,真切而生动地描绘排爆员为守护人民生命安全,不顾自身安危,以无比的冷静和高超的技术,拆除爆炸物的惊险一幕。“刀丛上的舞者”,展现了排爆的危险性以及

对技术的极致要求。诗歌以炽烈的情感、极富现场感的文字,为“人民的守护神”,塑造一座“丰碑”。这一辑诗歌,俨如一份“公安英模榜”。榜单中,既有为了捍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献出宝贵生命的公安英烈,也有“螺丝钉”一样奋战在基层的全国公安一级英模、二级英模,他们以自己的行动谱写了一曲曲动人心弦的“人民卫士”之歌。

“警笛声”以思想性取胜,讴歌民警的生死抉择和平凡坚守,“走四方”“思无涯”“闽浙情”三辑的诗歌,展示艾璞生命宽度和诗歌艺术。或履痕处处,或思接千载,或深情款款,抒发诗人对祖国山河的无限

热爱、对生活况味的深度体悟,对闽浙两个故乡的缱绻深情。

艾璞的诗歌艺术呈现三大特征:艺术时空的辽阔,直抒胸臆的表达,质朴健朗的语言。他在祖国大江南北留下足迹,为诗歌带来辽阔的艺术时空,既地域辽阔,又浸淫着一种历史的沧桑感。他的诗歌,采用近乎白描的手法刻画对象,直抒胸臆,以清晰的语言传递明确的价值观,风格质朴健朗,与他的职业情怀和时代精神高度吻合。

《丰碑》是记录时代的一个真实文本,是关于人民公安的宏大叙事,也是诗人个体的生命档案。它不以意象经营为务,不以繁复的技巧取胜,而是以未经雕琢的真诚、质朴而热烈的语言,为人民公安群体,铸造一座纸上“丰碑”,让那些默默无闻的人民利益守护者,被更多人看见;让那些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公安英烈们,在诗行中永生。

□涂国文

■链接

公安诗人艾璞的新诗集《丰碑》,由山东文化音像出版社出版,这是艾璞第六本著作。全书近二分之一的篇幅,颂扬了王法金、马长林、沈云如、林剑、杨建军、王益民、陈永虎、陈飞、楼仁斌等全国公安系统一级、二级英模等等人物的感人事迹。

艾璞从事宣传30年,火热的公安生活是他创作的源泉。除了用新闻报道公安工作和先进人物,他还用诗歌的语言为英雄画像铸魂。

著名音乐人卞留念为《丰碑》写的推荐词是:艾璞的作品,兼具诗的毓秀与歌的韵味,奏响了诗意的家庭交响曲。著名诗人、作家黄亚洲称赞艾璞握着诗的瓦刀,砌成一座座精神丰碑,凝聚着智慧与热情。

艾璞笔耕不辍,他的报告文学《西塞山前白鹭飞》3月入选了《2024年“新时代中国法治文学精选”丛书》。他的另一部散文集《望囊山》即将出版。